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

傅荣贤 著

黄山书社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

傅荣贤 著

ZHONGGUO GUDAI TUSHUGUANXUE SIXIANGSHI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
(10BTQ002) 最终结题成果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 / 傅荣贤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7
ISBN 978-7-5461-5560-9

I. ①中… II. ①傅… III. ①图书馆学-思想史-中
国-古代 IV. ①G2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2435 号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

傅荣贤 著

出品人 任耕耘
策划编辑 汤吟菲
责任编辑 周振华
装帧设计 钱志刚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 刷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80 千字
印 张 25.75
书 号 ISBN 978-7-5461-5560-9
定 价 98.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一节 什么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	001
一、关于“中国古代”/001	
二、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002	
三、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003	
四、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004	
五、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之“史”/006	
第二节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007
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008	
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研究内容/010	
第二章 先秦时期的藏书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014
第一节 殷商窖藏甲骨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014
一、殷墟窖藏甲骨/014	
二、殷墟窖藏甲骨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017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官府藏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021
一、西周官府藏书实践/021	
二、西周官府藏书实践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 028	
第三节 东周时期的官府藏书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030
一、从东周史职的分化看东周时期的藏书实践/030	
二、东周藏书实践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034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私人藏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040
一、战国时期的私人藏书/039	
二、战国时期私人藏书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049	
第三章 秦朝的官私藏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056
第一节 秦朝的官府文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056
一、秦朝的官府文书/056	
二、秦朝官府文书实践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067	
第二节 秦朝的官府图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069
一、秦朝官府图书/069	
二、秦朝官府藏书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073	
三、秦人的文献分类思想/075	
第三节 秦朝的私人藏书实践及其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	076
一、秦朝的私人藏书/076	
二、秦朝私人藏书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078	
第四章 两汉时期的藏书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081
第一节 西汉法律文书的整理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081
一、西汉法律文书的整理实践/081	
二、西汉法律文书整理实践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089	
第二节 西汉时期的官府图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092
一、西汉官府藏书的中外两大系统/092	
二、西汉时期的博士及其藏书实践/093	
三、西汉官府图书管理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099	
第三节 东汉时期的官府藏书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102
一、东汉的尚书/102	
二、从御史发展为兰台/104	
三、兰台令史及其职掌/106	
四、专职馆员(校书郎)的出现/109	
五、专门藏书管理机构(秘书监)的出现/111	
六、专门藏书机构(东观)的出现/112	

七、东汉藏书格局的变迁/115	
八、东观的主要职掌/117	
第四节 两汉时期的私人藏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119
一、西汉时期的私人藏书实践/120	
二、西汉时期私人藏书实践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123	
三、东汉时期的私人藏书及其特点/125	
第五章 刘向刘歆的文献整理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130
第一节 刘向的文献工作实践及其校讎学思想	131
一、刘向校书的对象/131	
二、关于“中秘古文”和“中秘”图书的来源/133	
三、刘向校书工作实践/136	
四、刘向的图书馆学思想/143	
第二节 刘歆的书目编撰实践及其目录学思想	151
一、刘歆的书目编撰实践/151	
二、刘歆的目录学思想/156	
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70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理论与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176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府藏书管理机制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176
一、秘书监及其沿革/176	
二、秘书监变迁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179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府藏书的整理与编目	181
一、目录学发达的原因/182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编撰实践/184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的特点/186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书	190
一、私家藏书的概貌/191	
二、私家藏书的特点/192	
第四节 阮孝绪《七录·序》的目录学思想及其影响	196
一、首次将目录作为研究对象/197	

二、目录学思想的主要内容/199

第七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藏书理论与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203

第一节 隋唐之际的文献观及其采访思想 204

一、从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看隋朝的文献观/204

二、《隋志》所反映的唐人的文献观/208

三、隋唐五代官府藏书建设/211

四、隋唐官藏中的副本与装帧/213

第二节 隋唐五代官府藏书管理思想 216

一、隋唐五代官府藏书的中外系统及其管理机构/216

二、隋唐五代中央官府的藏书处所/219

第三节 隋唐时期的文献整理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225

一、隋唐官府的目录编制/225

二、对目录功能的认识/226

第四节 《隋志》书目结构及其目录学思想 230

一、《隋志》的分类/230

二、《隋志》的文献著录/233

三、《隋志》的小注/237

四、《隋志》的小序和大序/240

第八章 宋辽夏金元的藏书理论与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244

第一节 宋辽夏金元历朝官府藏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245

一、宋朝官府的文献思想/245

二、宋代官方文献思想对文献活动的影响/248

三、宋朝皇室藏书/250

四、宋朝以馆阁为代表的国家图书馆/254

五、宋朝馆阁图书的利用与借阅/258

六、辽夏金元历朝官府藏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261

第二节 宋辽夏金元历代私家藏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264

一、宋朝的私家藏书/264

二、宋代私人藏书目录的成就/266	
三、辽夏金元历朝的私家藏书/269	
第三节 宋元地方藏书和书院藏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272
一、宋元地方行政机构藏书和州府县学藏书/272	
二、宋元书院藏书/276	
三、宋元书院藏书的民间背景/282	
第四节 作为专门之学的宋代藏书理论和校讎学	284
一、程俱《麟台故事》/285	
二、郑樵《通志·校讎略》/287	
第九章 明朝的藏书理论与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292
第一节 明代官府藏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292	
一、明朝官府藏书/292	
二、明代藩府和地方官府藏书/299	
第二节 明代书院藏书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302
一、明朝书院的讲学/303	
二、读书强调“用心”/304	
三、因开放而导致管理制度的成熟/306	
四、编制书目是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308	
第三节 明代私家藏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309
一、私人藏书以珍本为主要对象/310	
二、抄录是私人藏书的主要来源/312	
三、以传播文化为主要目的/315	
四、明代私家目录的编制 322	
第四节 明代的藏书理论研究	325
一、聚散无常的藏书观/325	
二、重视读者主体参与的读书观/326	
三、高濂的藏书观及其版本鉴别思想/329	
四、祁承燾论购书、鉴书、分类编目/330	
五、胡应麟《经籍会通》中的目录学思想/335	

第十章 清朝的藏书理论与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338
第一节 清朝的官方文献观和《四库全书》的编撰	339
一、清初的文献“精品”意识/339	
二、乾隆强调“全书”的文献观/340	
三、《四库全书》的编撰/341	
四、《四库全书》对文献的分类和品评/345	
五、清代官方文献观小结/350	
第二节 《四库全书》与官府藏书	351
一、清代官府藏书系统的建立/351	
二、清代官府藏书管理/358	
第三节 清代的书院藏书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359
一、书院藏书内容的历时性变化/360	
二、书院管理制度的完善/362	
三、书院藏书目录的编制/364	
第四节 清朝私家藏书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思想	366
一、私家藏书的文献观/366	
二、私家藏书取向/369	
三、由特定藏书取向导致的独特的文献搜访方式/371	
四、私家藏书对文献流布和学术传播的贡献/374	
五、私修目录的发展/377	
第五节 清代的藏书思想研究	382
一、自觉总结藏书经验/382	
二、重视对藏书家的研究/384	
三、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388	
第十一章 结 语	396
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近代境遇/396	
二、基于中国古代智慧建构本土化图书馆学思想的必要性/398	
三、基于中国古代智慧建构本土化图书馆学思想的可能性/400	

第一章 绪 论

在从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做出准确的概念界定和学科定位。

第一节 什么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至少涉及关于“中国古代”的时代断限、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思想”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之“史”的本质等几个层次有别而又密切相关的内容。从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到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再到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思想”及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思想史”,每一个层次的内容都是努力克服前一概念研究的不足而针对性生成的概念。厘清这些相关概念,无疑是理解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前提。

一、关于“中国古代”

历史学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其上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乃至“盘古开天地”之际,而其下限则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我们知道,中国的“近代史”正是从 1840 年开始的。但图书馆学思想之“史”有其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并不完全接受历史学的规约。

首先,从上限来看,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

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根据这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我们认为,图书馆从哪里开始,图书馆学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我国的官方藏书早在夏代便已经出现了”^②,因此,图书馆学思想史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上限应该是夏代。

然而,存留于今的最早藏书实物是殷墟窖藏甲骨,而夏代图书馆既没有实物遗存,也没有明确的文字性记录。据此,我们在实际研究中,只能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中所谓“中国古代”的上限,推源于距今 3400—3100 年之前、有藏书实物可考的商代晚期。众所周知,殷墟窖藏甲骨是盘庚迁殷到纣辛亡国计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约前 1395—1122)间商朝晚期(史称“殷”或“殷商”)的遗物。

其次,再就其下限而言,中国近代图书馆及与之同步的图书馆学思想并不是产生于 1840 年,而是直到 19 世纪末才真正诞生。

综上,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实际包括从殷商到 19 世纪末近代图书馆学思想诞生前夕约 3000 余年的时间跨度。

二、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

20 世纪初的学者们相信,图书馆“是现代新进事业之一”^③,这一认识事实上否认了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存在。流风所及,一直影响到今人对中国古代图书馆的理解。例如,谢灼华主编的全国高校核心教材《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④在述及中国古代图书馆时均采用“藏书”术语,而拒绝使用“图书馆”一词。台湾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⑤一书以“中国”冠名而又以“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为副标题,事实上也默认了中国在“清末”之前没有图书馆。现实中,应该没有人坚称:衣服就是西装,中国古代没有西装,所以中国古人没有衣服。但中国学者似乎相信:“开放”是图书馆的核心特征,中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机构(藏书楼)没有完全开放,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更遑论图书馆学或图书馆学思想了。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藏书,无论就其文献收集、整理还是保存和利用,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② 傅璇琮,谢灼华. 中国藏书通史(上)[M].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5

③ 杜定友. 图书馆学概论[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

④ 谢灼华.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⑤ 严文郁.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M]. 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1983

完全适应并支持了传统文化的生成、传播和发展,承担着类似 library 的文献支持和信息保障功能。虽然古代的文献信息机构与西方近现代的 library 有不同之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定中国古代有图书馆的存在。这就像中国古人的衣着与西服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都具有以丝质、麻质、动物皮革等为主要原料,以防寒、遮羞、美感等为目的的基本性质,两者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因而都是衣服。

三、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理论、方法和原则的系统总结。当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尚在质疑之中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有关建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努力遂成为无本之木的徒劳之举。由此导致“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还只是停留在以历史事实或历史知识的再现为目的的史实描述的层次之上,缺乏基本的学科建设诉求。从现有涉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著作来看,王西梅《中国图书馆发展史》^①、卢荷生《中国图书馆事业史》^②等著作所涉内容虽然包含古代的图书馆乃至图书馆学,但二者皆没有以“图书馆学”名书,因而事实上否认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学”。吴仲强《中国图书馆学史》^③虽以“学”名书,但在该书所分九个章节中,“中国图书馆学史”只占一章,其余八章则由“中国图书学史”“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版本学史”等邻近学科构成。并且,和其他八章一样,“中国图书馆学史”这一章再由古代、近代、当代(或现代)三部分组成。这样,我们期待的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内容在全书 348 页正文中只占了不足 16 页。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上述尴尬,实质上源于一个错误的认识前提: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并不是一门具有学科自律性的科学,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有“图书馆”。而基于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数千年图书馆实践,中国先贤也产生了关于图书馆的理论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总体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 1807 年德国学者施莱延格以来的近现代西方科学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并不完全等同,但并不妨碍我们称其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这正像中国古代的哲学或文学与现代科学意义上

① 王西梅.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② 卢荷生. 中国图书馆事业史[M].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③ 吴仲强. 中国图书馆学史[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的西方哲学或文学并不完全等同,但不妨碍我们肯定中国古代有哲学或文学的存在一样。

四、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

在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对比中,可以使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内容实质得以凸显。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是以古代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发展历程为对象,重在对这些图书馆史实的描述和分析。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则更为强调和重视古代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发展历程背后的思想旨趣和观念动机,从而从思想之源的角度揭示这些史实之存在的精神动力。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所关注的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发展历程无一不是特定“思想”的产物。并且,只有在图书馆学研究成果所揭橥的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史实背后之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分析。因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既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前提。

总之,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研究,但两者毕竟存在学术立场、目标指向和致思取向上的重大差别,值得仔细辩明。

首先,学术立场不同。

古代图书馆学是以历史上具体存在的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侧重对图书馆行为、事件、事实的知识构建与描述,是对图书馆现象和事物本身的诠释与分析。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则对学科所聚焦的图书馆行为、事件、事实的知识和史实所蕴含的思想依据(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其核心是要对某种特定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方式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深层动因作出说明,从而揭示具体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背后的文化观、价值观、社会观、历史观等。因而,思想研究以普遍性和深刻性为基本特点,以一般性的观念和理论系统的逻辑成因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为探索对象。它要求向图书馆行为的底部和深层进行挖掘,是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过程中的某个环节或全部链条中的精神表达。从图书馆学史到图书馆学思想史的转变,也就是从重视直接的关于文献行为之历史经验,转向探讨这些经验意味着什么。因此,思想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怀,而不只是纯粹的知识建构。例如,古代书目中的文献排列方式是图书馆学的内容,而如此排列的精神旨趣则是思想史的

内容。

总之,图书馆学研究重视史实和知识,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图书馆学思想研究则重视史实和知识背后的精神活动,是关于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意义问题的认识、定位及其可能的解释,着重解决“为什么是”的问题,因而更接近于对图书馆事实和行为背后内在本质和深层规律的探讨。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关于“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对图书馆史实的认识既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深刻的。

其次,目标指向不同。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以古代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总和为对象,一方面,要对古代的图书馆实践所折射出来的认识进行理论总结。例如,将刘向的文献整理工作总结为“广罗异本”“校勘文字”“条别篇章”“撰写叙录”等步骤。另一方面,又要对古人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总结再行总结,分析其是非得失和特点规律。例如,“通纪有无”“类例详明”“泛释无义”等是宋儒郑樵结合自己的文献工作实践而形成的理论总结,“古代图书馆学”研究需要对这些理论再行分析。然而,无论是对于古人实践的理论总结,还是对基于实践的古代理论的现代理论分析,都紧扣古代的图书馆实践,与古人的具体文献操作具有直接对应关系。因此,古代图书馆学的学术旨趣是对历史实践的理论提升,并期待对当下的实践有所借鉴。例如,“广罗异本”是对刘向文献实践的总结,并对今天的文献整理有指导意义。

由此可见,图书馆学是以历史上具体存在的图书馆为对象,围绕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具体文献实践而形成的理论总结或再总结,是一门“关于”图书馆实践的理论知识之学。而图书馆学思想研究则超越了直接回应实践的操作层面,致力于在实践及其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对当时总体文献文化的观念或设想。例如,刘向“广罗异本”等所有努力的深层动因是要纠偏“不复仲尼法度”的文化现状。这一“思想”既是刘向对社会文化总体的集中表达,也落实为文献集藏和整理的实践操作之中。换言之,刘向表面上的“广罗异本”等文献实践,最终要服务于纠偏“不复仲尼法度”的文化理想,从而将图书馆学成果运用到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领域。图书馆学因而也由实践层次的“真理”走向意义和价值层次的表达,尤其强调图书馆在社会文化总体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文化重塑过程中的贡献。

再次,致思取向不同。

图书馆学史把图书馆的历史视为人类文献实践的结果,侧重于描述图书馆

现象本身。它虽然也要考察社会历史背景,但主要还是在“图书馆学”自身的学科视野下,以学术分科或专业分工的模式及其理论框架和价值观念来分析问题。因而,往往局限于事实实证,就图书馆自身的学科特点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具有十分明确的学科本位意识。

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把历史上的图书馆现象视为人类文化的自觉选择行为,致力于揭示现象背后的观念,并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把握和解释历史。因此,思想史研究固然要关注历史上的图书馆现象,但更应侧重于从思想之源的角度查找支撑这些现象的精神观念。而“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提出学术命题,这决定了思想史与文化史之间具有深层的统一关系,因而与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走向紧密相关。这就需要结合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思想史资源,在总体文化思想背景中考察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脉搏,尤其要重视各历史时期积淀为理论形态的图书馆观念,并将之整合到文化史的整体研究中,从而展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深层内涵及其历史演进的全貌。许纪霖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思想史与一般的知识史、学术史不同,它涉及的对象并非知识领域的一般或专业的知识,而是曾经或者能够对社会和时代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潮、观念和公共意识,换言之,它也是一部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①同样,图书馆学思想本质上是社会思潮、观念在图书馆文献活动中的反映。

因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既具备了特定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更需要我们从相应的跨学科视野来研究,立足于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把握乃是思想研究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五、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之“史”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密切相关但又同中有异。

必须承认,古人的全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都是根据某个目标而进行的,而该目标又是由支配全部行动的价值系统所决定的。这个价值预设就是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它作为一种意义模式决定了图书馆全部认识及其操作的目标、取向、知识和态度,决定了古代图书馆认识和操作中应该努力追求什么而又

^① 许纪霖.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M]. 北京: 东方出版中心, 2007: 序

刻意避免什么。

如果说,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致力于对这一价值模式的分析与梳理,那么,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则致力于对该价值模式之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探求。换言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重点是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图书馆学思想家的个别思想的具体内涵及其特点。然而,思想史又需要在个别思想家的个别思想的基础上,梳理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传承关系和异同关系,并总结出整个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基本走向及其总体规律,当然还包括整个思想体系的学科建构和意义揭示等问题。因此,尽管与图书馆有关的历史活动是图书馆学思想产生的动因,自然的历史乃是思想史的必要条件,但思想史并不等同于思想的历史,思想之“史”,本质上是指抽象的时间矢量或思维构造中的时间意向,具有“变化”“演进”的涵义,因此,自然的历史不是思想史的充分条件。

总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既有广义历史演进的内涵,又有图书馆学思想自身演进的特征。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必须在阐述个别思想家相对独立的思想的基础上,揭示思想观念的历史演化过程和谱系变革的动态特征。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内容要远远大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个别思想的简单叠加。

第二节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自主性的研究对象和个性化的研究内容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关键,也是学科自身能否获得独立性和合法性的基础。在一些学术论著中,有关某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往往是相互混淆、有时甚至是直接等同的两个术语。事实上,两者虽有交叉,但也有分别,可谓同中有异。同样,对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准确定位,也是衡量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能否建构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准,因而成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前提。

我们认为,就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而言,研究对象是指直接与古代图书馆主体(古代图书馆理论家或实践者)有关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结晶,主要包括古人的图书馆学理论,以及古人有关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具体实践等

方面。而研究内容是指今人对研究对象所反映的先贤的思想观念或精神旨趣的深度挖掘,主要包括研究对象(古代的理论与实践)所承载和传递出的古人之想什么(如何构想图书馆)、为什么想(赋予如此构想的图书馆以什么意义)以及怎么想(如此构想的图书馆如何实现如此的意义)等方面的内涵。兹就此作进一步展开分析。

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历史上的与图书馆有关的材料,包括历代先贤的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诸环节相关的实物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文字史料),文字史料包括理论文本和实践记录两大方面。

(一) 历代图书馆学家的理论论著

有关古代图书馆的文字材料主要包括理论成果和实践记录两大类型。理论类史料是指古人有关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诸环节的认识成果。从理论、实践、思想三者的关系来看,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和提高,因而直接回应实践。诸如,文献收集的一般方法和原则,旨在改变收集过程中的麻木状态,上升为理论自觉。而思想则要高出具体实践的层次,思考和回答图书馆的社会文化功能。诸如,图书馆通过自身的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能够为社会文化的应然发展提供什么动力、其作用方式是什么,等等。从这一意义上说,各个不同时期的图书馆学思想是由各时期社会文化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例如,西汉时期的主要文化任务是儒家价值规范的重建。因此,刘向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是要通过图书馆的文献整理活动,纠偏“不复仲尼法度”的文化现状。针对这一文化任务,刘氏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主张,并积淀为叙录中每每强调“合于六经”、图书分类以“六艺略”为首、序言中经常引用儒家经典等具体图书馆实践。所以,虽然理论和实践都是特定思想观念的产物,但和实践所反映的思想相比,理论所反映的思想是体系化、系统化的“思想”类型。

总之,历代图书馆学理论,作为图书馆学思想的重要承载者,是图书馆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对象。具体而言,其材料来源主要包括三大类型:

首先是有关图书馆学宏观性的论著,如牛弘的《请开献书之路表》、程俱的《麟台故事》、周永年的《儒藏说》、孙庆增的《藏书纪事》等。

其次是散见于类书、政书、笔记杂著中的理论文篇,如焦竑《焦氏笔乘》中的